

## 当今诗词的当务之急

罗立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对民族与人民的危害，也结束了文化专制主义，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在“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中华诗词在继承发展传统诗词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萌发与复兴；加以大批离退休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老有所学、有所养、有所为的倡导，大量中青年不满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域与精神文明阵地的冲击摇憾，拿起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武器，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呐喊讴歌，中华诗词就重现高潮而方兴未艾。在兄弟省市诗词组织特别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的推动下，在我区已有十多个诗词团体（桂海、中山、葵花、桂林、罗池、玉融、西江、春蕾、衔书等）的基础上，1987年末成立了广西诗词学会。三年来，在各地诗词组织大家努力八方支持下，我们做了一点点工作。

首先，队伍是成倍地扩大了，全区诗词组织从成立时的十多个团体，到1989年初为25个约2500人，到1990年末为46个约500余人。除了地市县以上外，乡镇一级的诗社诗会（如邕宁县的南晓、四海，桂平县的思灵、青峰，金秀县的七建、桐木，贵港市的春蕾、五湖、玉贵，北流县的勾漏，等等），亦如雨后春笋地相继产生，柳州市、贵港市与邕宁、桂平、金秀等县都有三个以上的诗词组织，邕宁县南晓乡就有两个诗社。以厂、矿、学校为主体的诗社也有一些，区党校、教育学院、师范学院还有一些以班级为单位组成的临时诗社（社员毕业后就常常是各地诗社的骨干）。北流勾漏诗社的成员主要是退休老教师，而陆川后生诗社、贵港五湖诗社等则主要成员都是青年人，社长只有二十一、二岁，贵港春蕾吟社的领导也是个青年人。多数诗社是老中青都有，钦州、河池诗社年龄是从20出头到80多岁，90以上的诗翁也有一些，融江诗社还有14岁的女童。桂海、葵花、柳州等地均有人着意培育了诗童；南宁还有90多岁的老太太十多里外赶

来参加诗会。有些诗社是依托工厂（如陆川水泥厂、贵港化工厂）、学校（如北海、阳朔中学）建立起来的，而县乡诗社中，农民社员不少（合浦县桂粤边山口镇有个珠山诗社70%是农民，罗城、环江等地约占社员三分之一，边境乡还有农民组成的分社），这样，我区的诗词组织在大部分地市、半数左右的县、一部分乡镇已经形成了网络，正在努力迎接遍地开花、百社万人的局面。在文化教育并不很发达的广西，应该说诗词是显出了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

其次，诗词的创作、出版、交流、竞赛等活动，正在逐步繁荣昌盛起来，从广西诗词学会本身来说，虽然由全区团体会员创作选编的刊物只出了三、四期，但学会的通讯还是比较及时地起了应有的作用（已出九期）。全区诗社，几乎全部以诗刊作为显示其存在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种种客观因素以及诗词创作本身的某些特点，能够定期按时出版发行的不多，但坚持五年（如桂海、葵花、桂友、罗池、万花楼、西江、春蕾等）以至十年以上（玉融、西江诗联）的却不少，这些诗刊，大都以主要篇幅反映现实，鼓舞人民，讴歌伟大时代，弘扬民族优秀传统，而针砭时弊，刺露颓风的力作，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它们对繁荣创作、推动唱和、广交诗友以及开展学术研究各方面，都起了应有的作用。刊物的编辑、通联、评奖、出版、发行，往往都是两三个人甚至只有一个积极热心的同志（如葵花、西江和我们诗会的《通讯》）不计报酬忘我地长期地坚持工作，他们为开辟和耕耘我区诗词园地建立了莫大的功勋。反之，个别人为名利谋私所囿，却给团体与诗坛，增加了许多意外的挫折与困难。经费困难是普遍现象，因而多方“化缘”甚至自掏腰包的也不少。有些诗社初建，常常用油印甚至手抄使“创刊号”面世，也有些主要通过墙报、黑板报的方式出版（这在乡镇圩集是个好形式）。创作成果丰硕的诗家，如林克武、莫乃群、廖联原，吕梁等，近年来都出了专集；不少同志还出了大力为本社本地历史、风光等编了各种选集，如桂海、桂林、柳州、金田、南宁、玉林、伊岭岩等，有些已经出续集、三集……，许多诗刊都辟

有“雏凤凤新声”，对青年作者鼓舞极大。

再次，广西诗词学会和各地诗词组织的领导骨干，虽然多是挂冠无职，几年来都专程或兼程地深入县乡、联系诗友、座谈讲学、带头唱和，这对全区诗词活动的发展与提高都起了相当作用。例如我们诗词学会的会长、秘书长与常务理事们，都多次到桂林、柳州、百色、北海、玉林、融水、桂平等地，参加座谈会、成立会、讲学赋诗，罗池诗社的领导还应邀出席了融水宜山等县的诗词活动。除了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两次会长会议外，多次派人或应邀参加广东、海南、湖南、河南等地几次诗词研讨会的活动，汪民全还得了屈原杯和封缸酒杯两个一等奖。1989年横县秦少游纪念学术活动及其后接待26位区外诗友造访南宁，都收到较好的效果。各地诗社在节日庆典时，都单独或联合（多与书画界）举行吟咏活动。区党校学员的朗诵会，区教育学院师生的吟唱会，桂林与梧州一些诗人多年来坚持每月一次雅集，都为诗坛增色不少。显然，我区诗词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人大、政协文化活动与文联、社科联等组织与工作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一点贡献。至于桂林、玉林、钦州等地的培训、函授班，各地诗家为老年大学讲课，有些诗社或诗人同海内外保持有益的交往，其意义作用，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我们的诗词活动，在蓬勃发展和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不足的地方是很多的，失误之处也有一点，最主要的是在创作与研究中，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责任感还显得相当薄弱。某些地方对传统是继承守业有余（还不是普遍的）而批判创新不足（这却是较普遍的），因而，使某些有志于诗词事业的同志，有沉闷停滞、举步不前之惑。有些同志只考虑个人创作与欣赏的自由，却没有同时或更多地考虑到编者与读者群众选泽与取舍的自由；有些青年对此感到老气横秋、兴趣不高；有些部门觉得可有可无、聊备一格；更有些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带着镣铐跳舞”，长此下去，诗词活动就难以进一步发展提高，甚至存在不进则退、

后继无人的危险。为使现有的基础不致动摇，未竟的事业能继续前进，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根据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三大作风，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近年来几次中央全会精神，我认为，当今中华诗词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大力改革，其重点不在格律形式而在思想感情与题材意境（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前进的，而形式主要是由内容决定的。我们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向来是批判继承、革旧创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时至今日，我们诗词的创作研究活动，一定要突破古典诗词历史的、阶级的与实践的局限性，面对现实、脚跟时代、胸怀祖国、情系人民。不能都是吟风赏月、吊古伤怀、玩世傲物、庆贺酬酢，只求闲情逸致，工稳典雅，滥用陈词腐语、生辞僻典，以因循的形式掩盖苍白的内容，用浮华的辞藻代替深邃的思想。我们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实践和群众就会抛弃我们，这不能不说是一些诗社找“挂靠”难赞助少，甚至招来“带镣铐跳舞”等物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我国诗词从古到今，由诗经、楚辞、汉赋至元曲，首先是时代内容与人民实践的不同才引起形式格律的变异；认为只有唐诗宋词才是传统或正统，只是一种误解。历代的大家名作，都是以感人的内容而并非以惊人的形式传世的。李白的《夜思》与崔颢的《黄鹤楼》（特别是前两联），都不符律绝平仄，都千古传诵。当然，我们说要以内容作为改革的重点，并不就是要出题目、定范围、提口号、设禁区（对反动腐朽者在外），而是应该贯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尤其是“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文化部长贺敬之最近提出的）等一系列的方针。按照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我们的诗词应该是充分发挥教育、认识与审美（文化艺术并无“娱乐”功能）的功能，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应该注意的是：主旋律同多样化，“二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方向同“双百”方针，都不能对立起来，也不应平列起来，前者是重点、前提、

核心；借口“双百”去冲击与淡化“二为”，用“多样化”来淹没或压倒“主旋律”，都是不对的。

以我们诗词学会主编的《广西诗词》一至三集为例，在965首作品中，除青年新作50首外，反映现实、突出“两为”的404首（其中针砭时弊的38首）约占42%；纪游叙事、吟咏山水的（多具地方民族特点）343首，约占36%；悼念追忆、酬酢寄怀的68首，约占17%。由于我们几年来宣传跟上时代、贴近生活的结果（中华诗词学会某次征稿中也表示过不征应酬诗和旅游诗），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差强人意的。问题是对照创刊号来看，第二、第三集中旅游诗和寄怀诗（内容符合第一类的已归一类）显著增加，两者相加，也大大超过了反映现实的第一类作品（第二集是190:130，第三集是192:131），其中

虽然还有不少优秀之作，但冬咏梅、秋咏菊、马年颂马、龙年颂龙，套用陈词，鲜有新意的平庸之作比重较大。各地的诗刊诗集是否大体如此，值得大家很好研究，虽然颓废、庸俗、空虚、自赏、唯我、崇洋等内容，经过一再筛选，刊物基本上是没有了；但描述自然风光多于社会现象，歌颂平庸事物多于针砭时弊，评论历史功过多于当前经教，缅怀过去多于展望未来，以至过多的主观自我显示、个人恩怨牢骚等倾向还是存在的。

要贯彻“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方针，首先在办刊、选集上，编者与作者有了共识，然后逐步取得读者的共鸣。编排应以内容而不以格律或姓氏分栏；编目以《长征》、《娄山关》，而不以七律、忆秦娥作为主题；质量标准也要求得大体上的一致。在学校诗词课文讲授、各种培训班的函授面授中，在有关诗词创作读物以至对青年初学者的发现、培育、辅导、带领中，也应本着“先讲诗情、后言诗律”的原则。在唱和吟诵活动上，除了春节、端阳、中秋等节日外，不访也在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等时机举办一些；组织采风，在访问风光、古迹之外，是否也要到工厂、矿山，农村、市场，访问一点二百万户和十万元户？在另

一些活动中，是否逐步以“今诗”代替古诗作为范本，这样，也许可以较快的步伐，走出“厚古”、“泥古”的圈子。柳州市诗词界一方面组织作者深入厂矿去创作“工业诗”；另一方面，又在刊物（《励进》）中尝试运用现代语音的改革，是值得效法的。

在大体上弄清楚传统诗词或中华诗词“格律诗词”不同的内涵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搞清楚继承什么和如何改革。必须承认，从诗经到元曲、明清诗，传统是十分丰富的，但唐宋诗词又是传统诗词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它在审美意义（而不是在教育或认识意义）上迄今还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对格律形式的改革，我以为还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去革新，最好是在掌握格律的过程中逐步求得对唐宋格律的突破。这样，才能雅而不古、俗而不庸。初学者不愿花点苦功去学而匆忙地要破，十之八九是会欲速不达的。

二、要积极发展，除了诗词本身内容形式要求多样化以外，还要加强横的联系，特别是寄希望于中青年作者与活动家。我们诗词基层组织的某些刊物，有些用适当篇幅刊载诗歌（自由诗），这有利于彼此学习交流，共同借鉴发展，应该继承坚持；但不要强求放弃本身特点来实现“结合”（能否结合和如何结合，可能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更不能以“统一”“最高集会”之名，打算并吞或凌驾于对方。根据几年体验与一些“诗联社”的影响成就，我认为诗词要真正深入民间，要组织更多工农劳动群众，楹联是一个很好的纽带或桥梁。我在环江、罗城等县的村镇看到家家几乎都贴有对联，而且有一些是结合实践精心写作的长联；这些联语的创作者也多是诗社的农民社员。诗词同楹联一道，不仅进入过年节、办婚丧的寻常百姓家，而且遍布文物古迹、名胜风光、革命遗址、园林庙宇，同旅游、宗教、考古以至统一战线等活动联系起来。从一些诗社的组成状况看，在部分诗人中，对书画金石有兴趣与才华的不少；诗词同书画联谊，不仅自古已然，而且在许多集会活动与刊物编印以至在和区外、海外交往中也更显得丰富多采。如果

能在改革创新方面互相有所启迪促进，那就相得益彰了。比较薄弱而有待大力开辟的园地，还是在同歌舞剧或音乐、戏曲、曲艺联系等方面，许多优秀的传统也待继承与发扬。当前，诗词组织与刊物，应该更多地向这向这些领域开放，同它们的创作、表演与与爱好者联系。目前有些流行歌曲或通俗音乐的内容十分贫乏无聊，对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与表达能力处处都起着“促退”的作用，它对青少年中文盲、乐盲、美盲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诗词活动或诗词事业，如何通过本身的改革发展、开放联合、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争阵地、争群众，提高欣赏能力与审美情趣（是熏染陶冶而不是消遣刺激），以至逐步改变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念（是奉献不是索取，是服务不只是求美、求乐），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而不能漠然视之的事。

传统诗词作为审美对象或写作范例进入中小学课堂，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大专院校中中国语文、古典文学、现代汉语、古汉语、写作以至专业文言文（如中医学）等专业的课程，也都直接或间接有诗词介绍或欣赏的内容。我们诗词组织的成员，不少就是这些学校的教授、老师，应该十分重视与借助这个阵地，扩大诗词活动的领域，使诗词为祖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优秀遗产的继承服务。更重要的是把诗词的“欣赏课”兼作“习作课”，把通过教学培育诗词新秀这个重任担负起来。人类社会的未来在青年，中华诗词的未来也在青年。如果我们的事业只靠几个“老人家”来搞，没有接班人，组织领导上形不成年龄的梯次，那么，所谓诗词的历史作用，继承发展，改革创新，都会落空；我们的努力会失却目标，没有前途，“其主也不永”！幸而，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个好的开头。1990年3月，我们在南宁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区党校、教育学院、艺术学院的三位老师现身说法，介绍了“九步法”“三重任务”“八个角度”等教学经验，几位同学也谈了诗词写作入门的苦与乐。仅在党校11个班次546人（多数是中等文化程度的基层党、政、工、妇干部）中，依靠每届21个教时，就培养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写

出作品一千多首，开过几次朗诵会，印过多集的诗刊。这些，都载在诗会的《通讯》第6期，请大家参阅；特别请各市县和中学高年级教师们考虑，哪些经验可以仿效推广。桂平青峰诗社坚持培育青年作者十多年，每月面授两三天，桂林、玉林、钦州都办有函授面授约学校。其他培育工人，农民青年诗人的渠道、方法还很多，希望各地注重总结经验，介绍青年自己学诗写诗的切身体会。当然也要严守吸收会员或团体会员的条件，防止青年们沾染骚坛的行业不正之风。诗童的发现培育直得重视，但不要捉刀代扈或揠苗助长。区外、海外的联系搞得越好，作用是重大的；但有时需冷静持重，不必来了诗就排在篇头，不要“以权谋私”，利用编辑方便去搞“诗诗交换”，不要弄不清背景底细就滥聘顾问社长，更不能未经请示批准就“结盟”，去商讨“两岸诗词大统一”。

三、要着眼提高，主要依靠学习交流尤其开展评论，首先是对当代作品与作家的评论。如果说，改革与发展这两件事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传统的具体化的话，开展评论就是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一点，在我国诗词发展历史上是有着丰富的优良传统可供借鉴的。批判性、战斗性是离骚传统。历代诗品、词话，可以统计的就有四百余部，经过清代何文焕的辑选，比较系统而有代表性的就有27种。否则，李白、杜甫也难于出来各领风骚若干年。当前，比较起创作来，评论是最薄弱的环节；也正是主要由于评论的薄弱，影响了创作的应有丰富与提高。由于前几年“大气候”的影响，对现代当代作品或作家指名道姓地批评，似乎还比较困难，但困难终须克服，才有利于提高。目前即使有一点评论，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对传统诗词落套重评的多而对现代诗词独到新评的少，赞扬歌颂锦上添花的多而坦率诤言雪中送炭的少，抽象综合议论的多而就诗词各个侧面专题具体探讨的少，对不同意见也是各说各的多，而交锋争论、追求真理以推动创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广西诗词》三集共载论文27篇，探讨诗词改革的14篇，其中论平仄格律



的占6篇：评论文章13篇，其中“评古”的就占9篇，评今的只有4篇；虽算是个好开头，但毕竟比重太小了，《桂海诗刊》12期有几篇“今评”；连载胡风等的优秀诗作，也是一种评介的方式。平南《西江诗联》不仅连篇批判了舒芜的《小得》，而且在29期上刊出《联坛隐患》一篇，指出评选失误、胡乱吹捧、名家不慎以及“联盲”、“联商”等弊端（希望很快有人写“诗坛隐患”之类的文章），并公布了田东、河池诗友两封来信，这种只认真理，敢找麻烦的风格是很好的。

开展评论的办法，我认为目前就可以着手的是：将一些应时应景而时常“默然相对久之”的“座谈会”，充实以学术研究的内容，引导到检讨当前诗坛、诗运的分析上来，众多的诗刊以适当的篇幅开辟专栏，为评论提供园地。编者拟些题目，约请专家撰稿。条件成熟时，出版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的当代诗话、词话，除了评作家、作品外，可以从议流派、倾向、现象、苗头等入手；也不妨从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或者闻一多、柳亚子，或者黄遵宪、梁启超、严复入手。唐宋以前亦并非禁区，问题主要在评议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是“以古论古”还是要从中悟出当前应该怎么做，哪些东西要继承发扬，哪些又必须避免舍弃。总之，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繁荣活跃当今的诗坛为唯一标准。

当前诗坛的形势是有如“旭日初上”，又如“逆水行舟”，各地各社情况不同，这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辩证法。存在、发展、提高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站稳脚跟又是头等大事。当前，全党全民都在谈论“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我们也要考虑一下五年、十年以后，诗坛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两个文明，培育“四有”新人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编者附记：**本文是应今年夏天桂林“中华诗词第四次研讨会”论文的征求意见稿，我们认为是对当前诗词界具有指导性的文件，值得一读，故全文刊发。